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四

卷七十九至卷九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殿學兼翰林侍讀學朝散大夫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判書劉向等奏
桂國內郡國侯食邑五百戶封侯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

一起萌蒙作聖盡亥
一默執徐凡八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
洪璆與徐紹孫或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
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癸

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

尋又殺其長者二人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

國晉王 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
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乙亥葬文王
于崇陽陵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王徙都武昌吳
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闡薦
之子也 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
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
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比倣魏初
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
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
父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仲爲東

堯王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
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
爲王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
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
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督中外諸
軍事未幾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
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
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
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詔除魏宗室禁錮
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
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帝將有事於太廟朝

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
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紉
斷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

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頽敝上䟽曰臣聞
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
灋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
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
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
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
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
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

晉武帝

宣帝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辛丑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

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三月戊戌吳

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 吳散騎常

侍廬江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

常侍萬彥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丁忠使還吳主大會

羣臣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

好治威儀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
登來山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
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
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井巴蜀遣使求
和并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徵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遂
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 六月丙
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
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䟽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
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
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

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旣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灋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沈痛況當

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
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
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紛也遂以䟽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
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
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
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
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改
元寶鼎 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
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
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沂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旣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壻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

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
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
之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
便者皆不可隱情 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
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冬十月丙午
朔日有食之 永安山賊施但因民勞怨聚衆數千人
劫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比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
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
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
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
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當破揚州

晉武帝

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計遣數百人鼓譟
入建業殺但妻子六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十
一月初并圓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罷山陽公國督
軍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使后父衛將軍
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
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
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
不可易吳主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不復進
見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衆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吳
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
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司隸校尉上黨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剥百姓以謬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熹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去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申救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睦宣帝之弟子也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

晉武帝

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憺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憺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爲非則憺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帝以李憺爲

太子太傅徵犍爲李密爲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彥鎮巴丘 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

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蜀皆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餽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

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 九月甲申詔增吏俸 以

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荀勗爲司徒 禁星氣

讖緯之學 吳王以孟仁守丞相奉瀼駕東迎其父文

帝神於明陵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

顏色如平主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旣入廟比七

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 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

汗歸其國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帝親自臨講

使尚書郎裴楷執讀楷秀之從弟也侍中盧珽中書侍

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民從